

吳佩孚開府洛陽記（二）

于凌波

一方風雨會中州

使署幕府人才濟濟

設在洛陽西工營區西花園內的巡閱使署，組織龐大，人員衆多，有所謂諮議廳、八大處、兩局、兩所、三場、兩院，儼然是北京政府國務院的縮影。

「巡閱使」這個名稱，是中國官制上的一種變態。唐代的「節度使」只有數州——十數縣之地，沒有巡閱使的地盤大；清代總督的轄區大，而沒有其直轄的私人軍隊——雖然名義上是國家的。這是北洋政府時代，爲了安撫勢力特別強大的軍閥，在督軍、省長之上設置巡閱使，轄區數省，兼管軍民兩政。如張作霖的東三省巡閱使，李純的蘇皖贛巡閱使，曹錕、吳佩孚先後的兩湖巡閱使、直魯豫巡閱使。

吳佩孚的「使署」，有祕書長，有參謀長，有諮議廳，以下是參謀、政務、軍需、執法、教育、交際、軍械、副官八處。植林、蠶桑兩局，農試、製冰、養雞三場，無線電、航空兩所，軍醫院、獸醫院兩院，此外還有承啓處、電氣處、花卉處等等，名稱繁多。而參謀處之下，分設海

軍、交通、鐵道、河川、印刷五科；政務處之下分設機要、財政、外交、法令、通信五科。單單一個「諮議廳」，就有所謂顧問、諮議、幫辦營務、副官、差遣等掛名差使，拿薪水不做事的，不下千餘人之多。

不過吳佩孚幕府，可謂人才濟濟，皆一時之選，如參謀長李倬章、政務處長白堅武、參謀處長張方儼、副官處長孫芝田等，詩人楊雲史在使署遊幕，兵學權威楊杰擔任過使署的中將交際處長，前清進士、陸軍上將，前廣西省長張其鍾，以客卿身份在使署參與密勿——到十四年吳佩孚組織十四省聯軍總司令部時，張其鍾才正式「下海」，擔任祕書長。而洛陽使署的祕書長，是吳二爺的患難之交，他當「戈什哈」時的老把兄郭樑丞緒棟。

在顧問諮議之中，包括了前清遺老，學者名流，如康有爲、辜鴻銘、王士珍、鄭孝胥、江朝宗、柯劭忞等，皆在延聘之列，雖然有些只是掛個名義，也有些却都到洛陽去過，如江朝宗、王士珍、鄭孝胥、康有爲都到過洛陽，張謇也由其子張孝若代表到洛陽報聘，可見當時名流對於吳

佩孚之青睞。

使署組織龐大，人員衆多，掛名的幕僚也爲數甚衆，西花園原有的衙署不夠用，於是吳佩孚指定在使署東西兩邊增建房舍，增建了一幢參謀本部，一幢吳佩孚私宅——廣寒宮。私宅命名廣寒宮，不知道有何涵義，但他對另外增建的賓館「繼光樓」，倒說過他命名的意義，他說：

一是中國雖然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國，但內亂頻仍，還談不到開國之治績，「余願繼其後，以完成光大舊邦之偉業。」

二是仰慕威繼光而欲「繼其餘光」。

三是保定有曹（錕）家之光園，「余爲曹家之嫡系，此樓如此定名，取繼紹保定光園之義」。

四是光武中興漢業，「余崇拜光武而欲繼光其事業」。以下還有崇拜霍光、司馬光等等，就不必細說了。

老妻尚在豫民何辜

吳玉帥每天八點處理公務，辦公廳進門左右二室，左爲政務處，右爲吳氏辦公室。政務處辦

公室置大長桌，政務處長上坐，左右對坐九位祕書——另一位英文祕書薛撼岳獨設一張辦公桌。公文到達政務處，拆除封套後，不摘由、不加封面，原件送呈吳玉帥，他即在原件上批示可否，公文是隨到隨送，有文必閱，閱而必批。據說某女士寫信表達仰慕之忱，附寄玉照一張，吳佩孚大抵：「老妻尚在」。某人呈文請派為縣長，吳佩孚批以：「豫民何辜」。

吳佩孚日常除了處理公務，會客、會餐也是兩個重節目。吳佩孚開府四年餘，各方面抵洛的訪客逾萬，除了特別貴賓外，一般訪客，均在辦公室接見。吳佩孚辦公室除了他的辦公桌外，正中一張長會議桌，訪客則依次而坐，吳玉帥則一邊批閱公文，一邊聽訪客陳述來意，手揮目送，三言兩語就打發一個。

再有一日兩次「會餐」：上午十一點半一次，下午四點半一次。有客待客，無客則與幕僚同餐，邊說邊談，古今人物，中外時事，無所不談，中國人向來是「權威即是智識」，自然是吳玉帥一人發表高論的時候居多。

若有特別貴賓抵洛，情形自不一樣，住是住繼光樓賓館，吃飯時要延入「大餐房」。大餐房宴客時，住在西工的文職科長以上，武職營長以上都出席作陪，聚食共飲；同時有軍樂隊奏樂，唱歌班唱歌，唱的和奏的都是吳佩孚自撰的歌曲。同時主人領着使署人員引吭高歌以和之，使客人也不得不跟着唱，這真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宴會。

唱歌多數是唱「登蓬萊閣歌」，歌詞是：

北望滿洲，渤海中風浪大作，想當年
吉江遼瀋，人民安樂。長白山前設藩
籬，黑龍江畔列城郭，到而今倭寇任
縱橫，風雲惡。甲午役，土地削；甲
辰役，主權弱，江山如故，夷族錯落
。何日本命提銳旅，一戰恢復舊山河
，卻歸來，永作蓬山遊，念彌陀。

有入大餐房賓客的客人，在外賓則公使或有其本國正式照會的官員，在本國則國務總理、各部總長、各省督軍、省長或司令官以上。在衆多賓客中，以民國十三年初，國務總理孫寶琦到洛陽時最受禮遇。吳佩孚率文武官員迎於車站，恭謹備至。這並不因為他是現任的國務總理，而是光緒二十六年，吳佩孚投考開平武備學堂，體檢不合格，當時的武備學堂總辦孫寶琦予以破格錄取，二十餘年後，才享受到這份吳玉帥執弟子禮的同報。

西工使署中植有牡丹二千本，日暮餘暇，吳玉帥偶而也與數位高級幕賓花間小坐，暢談天下事，這是較輕鬆的一面。

開府洛陽這幾年，吳佩孚春秋鼎盛，事業如日中天，除了處理公務，見客、會餐外，他還有更重要的工作——練兵。整軍經武，統一全國，才是他重要的目的。

十萬大軍朝夕操練

吳佩孚自民國九年由衡陽撤防，到鄭州後留下董旅控制洛陽，他率部北上打了一場直皖之戰

，皖方敗績，段祺瑞下台。當時曹錕的意思是第三師駐小站——清末袁世凱練兵的地方，以「拱衛京畿」。吳氏以洛陽居天下之中，為中原要衝，控制洛陽，可以與保定互為犄角，遙相呼應。此外，吳氏也因為曹錕周圍小太多，他不願與這些人接近，才以洛陽為駐節練兵之所。所以，在西工練兵，是為吳氏的重要目的之一。

吳佩孚民國九年進駐洛陽時，只帶了他的基本部隊、陸軍的三師。但到民國十一、二年，他的部隊已發展到十餘萬之衆，其番號駐地是：

第三師，師長吳氏自兼，駐洛陽。

第八師，師長王汝勤，駐防宜昌。

第十四師，師長靳雲鶚，駐信陽。

第二十師，師長閻治堂，駐潼關。

第二十四師，師長楊清臣，駐開封。

第二十六混成旅，旅長田維勤，駐河南。

另有兩個非正規軍的地方部隊，胡景翼的陝軍第一師和憨玉琨的第卅六師，也歸吳氏補給和節制，此外還有若干獨立團。

他設的訓練機構有講武堂、軍官講習所、學兵團、幼年兵團。特種部隊有鐵甲軍隊；通訊機構有無線電所，空軍設航空隊，有機四架，海軍曾向上海的江南造船廠訂購宣慈、護法兩輪，並加以武裝，這兩艘船後來改名為決川艦和濬蜀艦。民國十四年由河南敗走黃州，就是在漢口乘這兩艦東下黃州，然後乘風雨衝過武漢封鎖線，西上岳州。

養這十萬大軍，每月要多少錢呢？五個正規師，每月每師的定額經費是十四萬大洋，兩個非

正規師每月各補助經費四萬大洋，再加上其他單位，每月最少需要八十萬圓以上。還有其他支出，像使署的開支、飛機的維護，訂購兩艘軍艦，每艘的造價是三十六萬五千圓，擴大鞏縣兵工廠以增加武器供應，又要若干萬圓。那時候軍閥割據，各霸一方，地方無款解到中央，中央自然也無錢向下發放——北京政府的中央機構，欠薪一兩年不發是常有的事，那時的軍隊，是有國軍之名，而無國庫支出之實。所以吳佩孚的軍隊，多半的餉源是要自己籌劃的。

餉源自那裏來呢？首先是河南督軍趙倜，他要以吳玉帥做靠山，自動讓出了京漢鐵路南段——自黃河南岸到漢口大智門車站這一段的客貨運收入，不足之數，另行籌措。民國十一年馮玉祥由陝西調任河南督軍，吳佩孚要馮玉祥每月協餉二十萬元，為馮所拒，吳氏懷恨在心。馮玉祥沒收了前任豫督趙倜的兩千萬家產，除了象徵性的撥出一部份作為河南教育基金外，餘數全部用來供養他私自招募的幾個補充旅，這使吳佩孚兩眼冒火，恨得牙癢癢的。這是吳佩孚逼走馮玉祥，將他調為空頭陸軍巡閱使的原因。所以開府洛陽幾年，孚威上將軍固然是威風八面，但也為籌餉傷了不少腦筋。到民國十三年榆關之戰，直方調動二十萬大軍，每天軍費要三四十萬大洋，一個多月打下來，吳玉帥羅掘俱盡，最後還是敗在錢上。

陸軍之外兼有海空

吳佩孚在洛陽練兵的情形是：他研究歷史，

感於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，橫行於亞歐大陸，實得力於編練「怯薛軍」一萬八千名，由成吉思汗親自統領，發號施令。這一萬八千名怯薛軍，可以說是成吉思汗的禁衛部隊，負責可汗的警衛、傳令、偵察、火戰等任務；吳佩孚之於士兵，如手使臂，如臂使指，紀律嚴明，行動迅速，成為三軍之樞軸。吳氏令幕僚涉獵羣籍，獲悉怯薛軍的真象。這支部隊大部是騎兵，每一戰士，攜一傘、一鍋、一碗，腰繫馬刀，所至之處，因糧於敵，不虞補給缺乏。因訓練精良，士氣高昂，旌旗所指，如摧枯拉朽。戰士如有缺額，即招募於敵境，而兵源不絕。故吳氏決意模仿怯薛軍的軍制，以其步兵第十二團作實驗，改正兵營定章，充實武器設備，分步、騎、炮、工、輜、通訊、鐵道、航空各兵種，將第十二團擴充為一萬二千人——吳佩孚的第三師員額三萬餘人，較普通師多出一倍以上。

吳佩孚另將其幼年兵團擴充為六千人，以符合怯薛軍一萬八千之數，這支部隊訓練了多久，成效如何，外界不得而知。民國十三年，日本教育視察團赴洛陽參觀，怯薛軍的計劃才稍洩露出來。

吳佩孚在洛陽練兵數年，耗餉數千萬銀圓，效果到底如何呢？平心而論，除了人數上的擴充外——由一個第三師擴充到五師十餘萬之衆，訓練的成果並不理想。民國十二年，四川楊森兵敗出川，到了洛陽，曾參觀過一次吳佩孚的大軍演習，楊森在「鐵馬金戈大西南」一文中回憶說：

「駐洛陽的部隊，有兩個師，約三、四萬人，演習的時候，我和吳佩孚到處巡視，非常認真，

仔細的參觀他們演習，起初，我以為北軍歷史悠久，訓練有素，一切必有軍事學的根據，心想他們的動作一定是很精彩的；詎知逐項科目參觀下來，竟使我感到相當的失望，原來他們的演習方法極其陳舊，一般動作，更是不合標準。」

這話也是實情，兵學進步，一日千里，清末袁世凱小站練兵，北洋六鎮新軍，較之八旗、綠營，不可同日而語；但時隔二十年，若仍以小站時代那一套方法用之於民國十幾年，當然就顯得陳舊落伍了。何況北洋軍下級幹部，素質太差，不但行伍居多，不識字者也大有人在，這不但不能與在關外整軍經武的奉張部隊相比，更不能與北伐時的黃埔健兒相比了。

除了訓練陸軍外，吳佩孚也注意到海軍和空軍的發展。惟民國以來，海軍素為閥系所把持，外人很難插手。吳佩孚不得已，乃拉攏其同鄉渤海艦隊司令溫樹德，民國十二年底，溫率海圻號等六艘軍艦，由汕頭北上青島。奉天張作霖見直系有了海軍，民國十三年三月派人到上海洽購軍艦，打算建立海上武力，以與直系一較長短。吳佩孚為了與奉張對抗，乃派人與日本長崎造船所接洽，要將渤海艦隊所有艦隻全部加以整修，長崎造船所派員查勘，修理費要兩百四十萬銀圓，吳佩孚命交通部及青島督辦分別籌款，終因府庫空虛，籌不出錢。接着榆關戰起，渤海艦隊也奉命開到秦皇島，最後也沒有發生什麼作用。榆關戰敗，這修理之議也就無疾而終了。倒是在上海的江南造船所，以七十三萬銀元，訂造的決川、濬蜀二艦，在十四年初還派上了用場——在雞公

山住不下去，到漢口用這兩艘兵艦下黃州再到岳州去的。

洛陽使署有航空隊之設，那是民國十一年，北京陸軍部由法國購入了法蘭曼式飛機八架，在北京停置未用。吳佩孚呈准陸軍部，轉用於洛陽，陸軍部撥了四架運至洛陽，停置於北練兵場東北隅無線電台旁的臨時機庫裏，十三年春，曾有留法學飛行的直隸人厲汝燕，到洛陽勸說吳佩孚，開設飛行訓練所以養成飛行人才，但仍以經費困難，這訓練計劃也沒有實現。

西工北練兵場的東北角，有一座無線電台和鐵塔，那是民國十二年開始修建的，鐵塔和材料購自英國格拉哥製鐵所，電力發動機是由德國西門子公司承製，鐵塔高六十丈，全部經費十五萬銀元，其通訊範圍，北可達北京及庫倫，南則於大庾嶺設轉播站，可達廣州，工程於十三年七月竣工，一部份通訊器材尚未運到，故未啓用，接着吳佩孚離洛北上，兵敗榆關，這電台後來自然也就易手了。

客卿張其鎰參密勿

直魯豫巡閱使署幕府中人才濟濟，堪稱一時之選，有幾位值得特別介紹的人物，第一位是以客卿身份在使署參與密勿的張子武。

張子武，名其鎰，號無竟居士，廣西桂林人。少時肄業廣雅書院，每試輒列前茅。喪父後，以膏火所得奉母。其父在時爲他聘訂潘培楷的千金，完婚後，其岳父時任欽廉邊防督辦，張其鎰在幕中佐理軍事，乃於軍事、兵機、地理無不精

研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，同桂應鄉試獲薦，次年甲辰會試中式，殿試二甲賜進士出身，與零陵譚延闓同年。分發湖南，出長零陵縣，三月之間，清理積案三百餘件，聲譽鵲起。未久調任芷江縣，芷江民俗刁狡，素稱難治，張其鎰臨以威武，遇有盜警，務期破獲，盜風因而斂跡。雲貴總督李經羲過湘，道經沅州，芷江是沅州首縣，知縣例必接送如儀。李經羲總督見張其鎰即道：「兄弟入湖南境，即聞張大令政聲，今日州縣中，如老兄之才者，不可多得。」

晚間又特別傳見，談地方興革，捕盜決獄種種，使李總督對這位青年縣令，至爲激賞，曾密疏保薦他「堪備封疆之選」。次年，楊文鼎撫湘，知張其鎰之才，調他做南路巡防隊統領，在永州治軍。

辛亥鼎革，譚延闓任湖南都督，將南路巡防隊改編爲南武軍，由張其鎰担任軍統，未久又邀他出任都督府軍事廳長。時當革命期間，驕兵悍將，番號繁多，張慮兵多爲患，首倡裁兵之議，遣散了部隊五萬多人，甚爲湘人稱道。李經羲向袁世凱推薦，袁召張其鎰入北京，擬授以廣東巡按使職，張知袁有帝制之謀，辭謝不就。到民國七年，吳佩孚率第三師入湘，譚延闓偕張其鎰率師抗拒，與吳佩孚相持於零陵。張其鎰察看湖南敵情，認爲張敬堯雖爲湘督，但所部第七師軍紀敗壞，縱兵虐民，不足爲敵。倒是第三師的吳佩孚軍紀嚴明，驍勇善戰，是個英奇磊落的人物。他想湖南是南北問題的關鍵，如果譚吳能够和好，便可進一步促成南北的結合，於是他請譚延闓

派他做代表，他要親赴衡陽與吳佩孚聯絡。

張其鎰帶着譚延闓的信函到了衡陽，吳佩孚以禮相接，雙方開誠相對，分析時局，互陳利害，認爲雙方罷兵，南北議和，始爲國家之福。於是與張其鎰穿針引線，衡陽達成了休戰協定。吳張衡陽之晤，彼此惺惺相惜，一見傾心，約爲異姓兄弟。吳佩孚衡陽撤防，張其鎰實幕後策劃。民國九年元月，吳佩孚聲討安福系，請求撤防的電文中，有：「遠戍湘境，瓜期兩屆，三載換防，不可謂速，聞牆煮豆，何敢言功，既經罷戰議和，南北即爲一家，並非寇仇外患，何須重兵設防……對外不能爭主權，對內寧忍設防線。」據說即張其鎰的手筆。

吳佩孚撤防北歸，嗣開府洛陽，要迎張其鎰至洛。譚延闓亦以爲張氏北上，可瞭解北方形勢，溝通雙方意見，於是張其鎰乃往返於湘豫之間。吳佩孚與張其鎰雖約爲兄弟，但却事以師保之禮，張感激知己，願效驅馳，以後在洛陽的時日，反較在湘省爲多了。民國十二年，是吳佩孚一生事業的高峯，當四月廿二日其五十壽誕之時，張其鎰有賀詩兩首：

「漸喜神州定，應知砥柱功，蓬萊鍾淑氣，海岱想雄風，說禮思遠集，浮雲智不窮，遠邦敬將略，近世更誰同」。

「洛下花似錦，開軒值令辰，知非還折節，學易每書紳，自是迴天手，無慙後樂身，更看歸馬日，稱兕九州春」。

這兩首詩，對吳佩孚自是相當恭維，但並無諛詞，仍保留作者自己的身份，可見張其鎰讀書

人本色。那時直系分裂，包圍在曹錕身邊的津保派人士，日以挑撥曹吳的感情為能事。吳佩孚憂憤不已，牢騷滿腹。張詩的首兩句，也無異是提醒津保派，別過河拆橋，逼吳二爺太甚，他畢竟還是直系的本錢。民國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，黎元洪復任總統，知張其鏗之才，任張為廣西省長，張辭謝，寫了一篇情文並茂的辭呈，為傳誦一時之作，文曰：

「其鏗聞馬不守閭，佩孚不為檻，其性既異，所用乃殊，強而使之，名實兩害，恭讀明令，特任其鏗為廣西省長，聞命之下，載切恐惶，伏念其鏗智不周乎四域，道未通乎九徑，靡偏之儒，粗可自守，分圻之位，非所能勝，謹陳下情，乞加垂察……」。

黎元洪電召張其鏗進京，加以陸軍上將榮銜（他本任官陸軍中將），再三促他赴任，那時的廣西，軍人跋扈，民生凋敝，張其鏗輕裝簡從入桂，就政令所及之處，整理財賦，安定民生，做了不到一年，以時局有變，從容交待而去，仍到洛陽吳佩孚幕。民國十三年榆關之戰，吳佩孚兵敗，自塘沽登輪南駛，艦中開會檢討，張其鏗面諍五點：一為放棄武力統一政策，二為御下稍寬，三為放棄洛陽據點，另覓他處，四為起用新人，五為即日籌款三百萬元，以應急需。吳佩孚除第三點外，餘均採納。到十四年吳佩孚受十四省區將領擁戴，就討賊軍聯總司令時，任張為秘書長。十五年吳佩孚兵敗入川，經鄧縣、襄陽，行抵溝陵關，當地仕紳向吳索書，張其鏗不耐久候，騎馬帶衛士先行，到灰店山野，被匪盜誤

為商旅，開槍行劫，張遂遇害。

當吳佩孚兵敗流徙之時，親朋苦請張其鏗引去，張慨然曰：「義有所安，授命不惑，今日豈我違難自便之時耶？」張其鏗遇害，譚組安聞耗，派員將他棺木運到上海，親書輓詩四首哭之：「一別真投筆，三年負枕戈，有書常不達，無命欲如何，生死交情見，孤寒涕淚多，裴依馬革，悽絕向江沱……」

郭緒棟擔任秘書長

另一位值得一敘的，是使署首任秘書長郭緒棟。郭緒棟，字樑丞，山東膠縣人，光緒年間，在天津武衛軍前軍統領聶士成部下，沈管帶的營中任文案委員——就是以後營部的書記官。光緒二十四年，落魄京華，街頭賣卜的吳佩孚投筆從軍，在聶士成帳下充當一名「戈什哈」，派在沈管帶營中服務，郭文案看出吳佩孚終非池中之物，對他多方關照，兩人結為金蘭兄弟，並鼓勵他投考開平武備學堂。庚子之亂，武備學堂停課，學生解散，吳佩孚無處投奔，仍回到天津老把兄的家裏，就這樣賦閒遊蕩了一年，直到考取了保定通國速成學堂，才算走上了正路。吳佩孚自保定畢業，步入軍旅以後一帆風順，步步高陞。而郭大哥却在清室鼎革，入民國後，看看在軍隊裏混不出名堂，就解甲歸田，回到山東老家，在鄉下做個太平紳士。他和老把弟平常雖也魚雁往還，但無論老把弟如何勸說挽留，老把兄就是不肯出山。直到吳佩孚榮任三省巡閱副使，建節開府，堅約他到洛陽相助，他才說出了他的為難之處

。原來他長年鄉居無聊，就不免抽幾口解解悶，這一來鴉片烟上了癮，就戒不掉了。他素知老把弟治軍嚴明，最痛恨這玩藝兒。他不到洛陽，是不願使老把弟為難。

不想吳佩孚一口包攬，任署中任何人都不可抽鴉片烟，唯有郭緒棟郭大哥例外，這是特許。

郭緒棟無話可說，這就挈眷到了洛陽，擔任了使署的秘書長。吳佩孚果然够意思，一再關照使署文武官員，對郭秘書長必須優禮相加。這樣過了兩年，吳巡閱使手令政務處，嚴禁全國各地種植鴉片，違者一律處死。郭秘書長認為鴉片當禁，但應假以時日，若一道手令，違者處死，未免用法太嚴峻。老哥兒倆為此問題爭執了幾句，郭秘書長還有讀書人的骨氣，見微知著，認為使署不可再留了，就堅持要告老回鄉，不幹了。

吳佩孚這才想起了老把兄的忌諱，左右陪不是，說這禁烟之事決不是衝着郭大哥而來，無奈郭大哥堅決求去，絕不回頭。吳佩孚無奈，想使老把兄衣錦榮歸，以略補自己內心的歉意，於是就保薦郭緒棟為山東鹽運使。不想郭大哥福薄，鹽運使的命發表時，他已臥病在床，奄奄一息。吳佩孚遍訪名醫，却未能挽回郭緒棟的性命，終於十二年五月病逝洛陽使署，吳佩孚為此不勝傷感，曾親寫了一副輓聯悼念：

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，棄下老母孤兒，由我完全負責任。
義則為師，情則為友，嗣後軍謀邦政，無君誰與共商量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① 在山海關前線督戰時的吳佩孚。

② 吳佩孚(右四)與張宗昌(左四)張作霖(左三)等合影。

